



第二輯

古本小說集成

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古本小說集成 第二輯

《古本小說集成》編委會 編

一枕奇

華陽散人 編輯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前言

白世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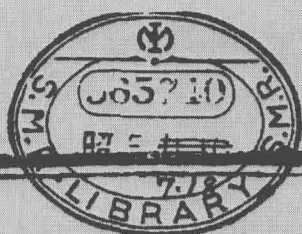
《一枕奇》，全稱《拾珥樓新鏤繡像小說一枕奇》，二卷，卷各四回演一故事，牌記有「粵東藏板」，題「華陽散人編輯」，「蚓天居士批閱」。無序，無圖。藏大連圖書館。

此書實為《鴛鴦鍼》小說之離析本。《鴛鴦鍼》僅存第一卷，首序敘述作書主旨和命名緣由，題「獨醒道人漫識於蚓天齋」；有圖八葉，可見原書凡四卷。此書編者與批閱者之署名及第一卷回目、正文，俱與《鴛鴦鍼》同；其第二卷第二、四兩回之回目，即「出獄重生故舊災」，「舉罪廢雙俠報恩知」，又與《鴛鴦鍼》第五、六兩圖版心下所題文字全同。可見此書原為《鴛鴦鍼》之第一、二兩卷，離析後既已易名，原序自無存在之意義。

由《鴛鴦鍼》離析出之另一部書為《雙劍雪》，與此書恰好合成《鴛鴦鍼》全書，詳參本《集成》《鴛鴦鍼·前言》。

王汝梅據清初卓爾堪所輯《明遺民詩》卷十四目錄作家小傳，推斷《鴛鴦鍼》編者華陽散人為丹徒人吳拱宸。吳拱宸，字襄宗，明崇禎間舉人，入清不仕，隱居茅山終老。茅山有華陽洞，因自號華陽散人。（見王汝梅《〈鴛鴦鍼〉及其作者初探》，文載《明清小說論叢》第一輯）

今據大連圖書館藏本影印，原書板匡高一九〇毫米，寬一一〇毫米，其中卷二第四回第十九頁原缺。



蜎天居士批評

一枕奇

粵東藏板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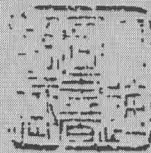
一○卷

打○關○即○生○地○結○完○家○

研○人○情○結○致○全○佛○法○

第一回

黃○金○榜○被○劫○罵○主○司○
白○日○鬼○飛○災○生○婢○子○



第二回

新○貴○惹○秋○風○一○場○波○起○
寒○儒○辭○鄉○館○百○事○難○成○

第三回

能○婢○說○春○情○文○章○有○用○
解○家○生○毒○針○甥○舅○無○知○

第四回

成○進○士○債○主○冤○家○齊○證○罪○
說○鱸○人○泥○塑○刀○劍○經○生○花○

二卷

輕財色真強盜說法

出生死大義俠傳心

第一回

一文錢醉倒英雄
三杯酒隔身縹緲

第二回

真人不犯邪淫戒
出微重生故舊笑

第三回

揮○金○穴○上○官○制○下○官○
俠○女○娘○誰○父○還○成○父○

第四回

罪○慶○獲○使○報○恩○知○
化○貧○藥○一○門○成○忠○孝○

拾珥樓新鐫繡像小說一枕奇卷一

華陽散人

編輯

打○開○節○生○死○結○冤○家○

胡○天○居○士○批○閱
做○人○情○始○終○全○佛○法○

詩曰

得○失○微○茫○莫○強○憂○
功○名○難○牽○乾○坤○巧○
大○物○每○教○明○似○鏡○

况○徒○秋○寂○割○權○謀○
富○貴○還○照○孫○子○憂○
至○公○何○取○曲○如○鉤○

將軍懷臂誇三捷

終無索陵諱故侯

凡人一飲一酌莫非前定、沒有可強求、得來的道理、
縱有因求而得、也是他精神堅定、福力應之、然是不
去求、也應該得、所以道前定二字、冷淡了許多、觀
的念頭銷磨了許多、火爆的手脚、世人每因求而興
得、因得而妄求、直到後來收煞不住、時節方始歎悔
這也遲了、譬如做生意的人、拿了自家本錢、也要等
他運氣亨通、機緣湊巧、不論在家走水、整千論萬來

撰銀子若是時運不通緣法不奏要撰三厘半分費
了保大精神还不能勾莫說撰三厘半分連那自家
本錢還有折得精空的况乎功名二字關係尤大亭
用尤奢一個窮秀才不上半年之間中了舉人進士
就○去○帶○紗○帽○坐○堂○宰○百○官○治○萬○民○耀○祖○光○宗○封○妻○蔭○
子○這○個○豈○是○可○以○僥○倖○得○來○的○麼○却○是○那○打○開○卽○的○
着○欺○自○有○開○闢○以○後○即○便○有○之○古○來○也○有○開○卽○得○利○
的○一○般○居○尊○官○享○厚○福○子○孫○奕○世○簪○纓○這○豈○不○

是可以強求的榜樣麼。不知俗語說得好。買舉須當
中舉年。這句儼然有個可求不可求的道理在裡面。
如那不當中舉之年。妄求非福。機事不密。一旦敗露。
名實俱喪。那時要依贓還他一個。不可得大。
要捉不可容人之功名。以成自己之名。這尤是第
一件要著我。且說兩個比方。與你所著曾聞得昔年
有個秀才做人忠厚。肯行陰陽祖宗。俱是循良守分
人家。只是家貧不能上進。那一年煮了科舉。賃寺中

一間房在那里收書場事已近忽一日鄰舍房到一
起秀才有一袋一會久之高欲痛飲叶號舒叶聒
噪的了不得情詞忽然寂靜丟了這秀才耳根線得
清淨却睡不着在那寺廊下閒行忽見廊下有一位
女子冉冉而來將近身秀才道你是何人女子道君
休怕妾乃是鬼此來非有禍乎君聞君立心清正力
行向善妾特報君功名大事遠終那班秀才飲酒乃
是買場屋中牢眼的在此成交其題目關節俱被妾

听得今傳與君。妾父苦商此地。妾死于此。將柩寄寺中。廊下。君若得志。願到某處。傳妾父早來。搬柩歸葬。以君忠厚。不負所托。故敢賴君耳。即將那人如何。問即對這秀才說了。這秀才依法用之。果然高中。到填榜時。那房師見拆號。不是前日所說的。姓。暗自驚異。相會時。問他緣故。他將遇鬼。傳心的事。直上說了。房師道。足下。又陰德高。人從此前程遠大。不小可知。這秀才果然聯捷中了進士。做了高官。又聞得有個

舉人往北京會試，這舉人少年高才，學問精熟，自誇
穴然矣。聯捷的會元狀元，拿在手中。那一日正進頭
場，這舉人到了號房，收拾停妥，祇待歇息。忽然一個
舉人進來，尋坐號。那人彪形大漢，語帶口音，手中不
拿東西，只是肩膀上挑了一個大現鈞，莫有窮扇大
小。查號坐下，就在他緊隣。這舉人暗笑道：「場中拿這
樣大石硯進來做甚麼？頭渴他力氣大不成，若是拿
來打人，豈着些尖角兒也要打個稀爛。」酒史題目傳

到他提起筆來，一面想，一面寫完了一篇。他且暗去張那大硯，只見那大漢將塊墨在硯上用力磨，且不言他，又低頭完了第二篇。還見大漢在那里磨墨，他又笑道：「這人真不疑，不曾吃飯進來。」茶傘這池墨水吃下肚去，也撐個肥，罷又完了第三篇。即大漢還在那裡磨墨，他通這人只曾將墨磨，到此時方住。且看他如何收歟。將來做個笑話兒出去說，又將自己那三篇稿兒吟哦一遍，甚是清靜。正打帳去做經。

只見那大漢跳將出來，對他道：「聞你剛纔讀法文章，自然好。是要中的，但我西比人文理生神兒，所將那稿與失，你再另做萬事，皆休不然。我將這硯池墨水，楷書一卷，請兩個人都不許中，莫若把來送我，還落得做個人情。這舉人又好笑，又好惱，看那人形相，力大又剛，他不贏，只許欺了一口氣，將那三篇稿上文字與了大漢，那大漢歡喜去了，他重新另做三篇連經文都做了，不見大漢又來道：「兄適纔送我的。」